

2505

綏江文史資料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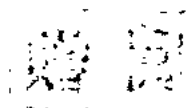
第十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綏江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編輯組 編

绥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 十 辑
(总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绥江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编 辑 组 编

1997年12月

2053/10

《绥江文史资料选辑》编辑组

编 审：李俊辉

主 编：王家杰

编 辑：	钟升平	苟悦梁	王家轩
	牟玉森	蒋有才	康仕明

校 对：	钟升平	苟悦梁	王家杰
---------	-----	-----	-----

内 部 资 料
邮政编码：657700
1997年12月

目 录

绥江历史名人凌光斗·····	朱明先采写(1)
烈士血凝万代心	
——苟悦彬殉难追记·····	俞濯之(5)
温钦荣同志对绥江水利建设的贡献·····	毕秋(7)
温钦荣之死·····	高灿荣(10)
一心为民的好书记	
——一连青同志·····	周高才(13)
记博士后王平·····	钟德芸提供(16)
忆六十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则·····	杨光金(19)
我的几位私塾老师·····	张济尧(24)
回忆绥江开始实行棉布计划供应情况·····	吕汝章(29)
举绥江人之力，兴跃进堰之利·····	钟永清(31)
忆述建设大堰的兴建和成果·····	陈德富(34)
绥江县财政、税务机构分设后的税收概况·····	宗顺华(42)
略记绥江生产出第一炉生铁·····	肖顺成(43)
概述绥江大购大销的由来及后果·····	陈光友(44)
纪念大汶溪电站投产二十周年	
——回忆修电站的轶事·····	牟家让(46)
“滇绥旅蓉学友会”片断回忆·····	王家杰(51)
抗战时期我求学的风雨里程·····	王登林(56)
易名的回顾·····	陈德煊(66)
一次围劫经历·····	钟升平(68)

者海行·····	苟坚白(71)
驻守平潭岛的回忆·····	凌发年(74)
绥江与雷、马、屏的黎明前夕·····	李泽霖(76)
盐井、古楼一带剿匪记实·····	卢亮东(79)
诱擒惯匪杨天福·····	凌发然(83)
绥江红卫兵赴京接受毛主席阅前后·····	李善耘(85)
克山病在我县发病概况·····	吴锡枫(91)
绥江县医院B 超对畸形胎儿的诊断例证 ·····	县医院B 超室刘正中(93)
大跃进中难忘的几件小事·····	龚上茂(95)
绥江县农作物病虫害及天敌资源普查情况·····	谢学文(99)
绥江川剧团赴昆明演出事略·····	张顺林(103)
记新安党支部书记王云波遭谋杀一案·····	熊显庆(105)
侦查少女失踪案·····	柯愈志(107)
解放前绥江城区组建的几支球队·····	黄其昌(109)
重逢有感·····	陈德富(111)
绥江县政协“喜迎香港回归座谈会” 委员发言摘载·····	(113)
迎回归诗词选载·····	王登林、朱明先(118)
来函照登 ·····	(120)

绥江县历史名人凌光斗

朱明先采写

凌光斗，本名洪寿，字焕北，男，汉族，祖籍江西，落籍云南绥江，其家先后在赵家坝、牟村、大沙坝辗转居住。1780年（乾隆45年庚子岁）出生，庶出。家道殷实，世代书香。光斗聪慧勤奋，幼年在牟村及大汶溪读书，1800年得中永善县秀才，旋因文才优异，品行端方，被县学举为廪生。1808年（嘉庆13年）光斗参加戊辰恩科，中试为云南第七名举人。1809年（己巳岁）北京拣选知县落选。1811年，辛未科进京会试不第（旨在取得进士功名）。1826年（道光六年）丙戌科以大挑一等掣签福建，上谕以知县分发任用，当年11月署理延平府顺昌县事，1829年提补汀州府连城县知县。1840年光斗60岁，告老致仕，歿于连城，终年65岁，归葬于副官村团山堡。

凌光斗在连城知县任内，政绩颇好，福建史料称他“年力正强，才具勤稳”，“每逢朔望，宣讲圣谕，广训士庶，家喻户晓，咸知礼让。征收钱粮，听民自封投柜；力行保甲，严缉匪类；自理词讼，随到随审，实属称职之官员”。

清代惯例，政绩优良者，可送制报捐加级。1829年（道光九年）遂向户部捐加一级银二百一十两，之后由户部转咨吏部，行文汀州，凌光斗享受正六品待遇，加领月俸。1834年，吏部考绩，以光斗“培植多士，务树其才”、“法刑明允，狱无遁情”、“务集弊端，夙夜劳瘁”，报称“循良之最（按循吏实指模范官员）。道光帝据奏降旨敕授他本人为文林郎，还荫及祖父母、父母及

妻室也被敕赠或追赠，分别得到不同的七品诰封。这在绥江历史人物上获得如此殊荣是极少的了。

凌光斗一生经历清王朝乾、嘉、道三帝，前后60余载。五岁入塾，20岁至41岁主要教书，有关资料记，曾在凤池书院课士多年，编写过八股文范读本。嘉庆丁卯因应乡试曾去昆明，蒙化；嘉庆己巳、辛未两年因应会试两去北京；因寻根访祖，顺路转赴江西南昌府和长宁县；道光甲午，因授文林郎入朝谢恩，返任途中路过鲁省聊城。综观光斗一生，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精通翰墨，功底深厚，尤擅诗词。

旧《绥江县志》称光斗在连城公余之暇，著作颇多，今仅知有《文川课士篇》二卷，自序里已交代，在于代圣贤立言，为封建王朝“他日黻黻皇猷”，培成“有用之才”的宗旨。至于出仕以前，仅见永绥志书载文四、五篇，如副官村《放生池碑记》，也无非宣扬因果报应，不值推崇。

光斗所撰楹联，史料提及四处，见到具体内容者仅绥江凌氏宗祠六副，江西长宁凌氏宗祠三副。长宁一联云：“溯双江支派，源远流长，犹忆东土分封，德泽竟沾滇海；仰六印宗风，行成名立，敢谓南闽作幸，声价道重连城”。也是夸宗耀祖之作，价值平平。

至于诗作，笔者走访亲族戚友，少数耄耋老人，个别年迈塾师曾说光斗有过《仰亭诗集》，至少三、四百首，因未付梓，年久大半散失矣。老人们说，其诗语言精炼，感情发乎心坎。作为封建官吏，较少装腔作势，尤能为百姓鸣不平诚为难得者。我们见到选入旧县志的诗共有7首，其中《小汶溪》、《双汶合秀》已刊入今县政协文史资料选集，其余5首择其二于后：

《石婆婆》：天生巨石耸崔巍，一片婆心总不违。恰似人间

遗母爱，岂同江上望夫归。髻梳风雨千盘结，峰列儿孙四面围。
漫笑贤愚都载拜，恹恹怀抱悉瞻依。

《华峰笔秀》：秀削居然擘太华，三峰如笔奠金沙。朝垂暮落三秋露，晚醺晴空五彩霞。雨到山头云泼墨，春来江上浪生花。文章大块书千古，梦里奇缘未足夸。

新近访求得到的诗十余首(无题)列后：

其一，“一月绵绵喜小晴，潇潇一夜转愁人。行见农夫嗟歉岁，山租地赋例苛征。”

其二，“试手知寒意，深山夏近秋。室阴窗外绿，山逼谷中幽。遇雨偏思火，逢晴可着绸。深宵憚虎啸，未若吏来愁。”

其三，“深山何寂寞，但有咽泉声。破寺黯云逼，荒村断壁倾。丧家逃饿犬，遭难废春耕。见此伤心景，谁无惻隐情。”

其四，“买棹东来近海天，辞君履任月三圆。宵衣旰食忙上下，一心只在解民悬。”

其五，“念日生晨雾，东溟之亢晴。心愁播不出，黎囷食将贫。烈日施炎闷，天风起土尘。低云遮天地，好雨济蒸民。”

其六，“弥年得意公私忙，新岁不闲再走场。讯至雁行传振翩，案陈雏子赋新篇。讼来且尽悬明镜，刑下常唯惩狡顽。承旨奉天民有乐，心安理得捧朝阳。”

其七，“平夷隔大江，横渡每心寒。素濂礁潜岸，黄汤浪接天。行航诚老手，失检半危船。灭顶知多少，谁能赐福航。”

其八，“今宵旅邸谁相问，喜有明灯实可亲。尽瘁连年新摘桂，终场毕卷料称心。慈容浮没恩当报，旧岁蹉跎志更新。未可闲愁稍困扰，心唯循吏步贤臣。”

其九，“小溪洄碧现春鳞，人耳翻波戏水声。能偕共乐凭辽阔，愿弃乌纱转世尘。”

其十，“近夕霞大远，野芳益嫩鲜，层山渲异色，片隙透殊光。浴照巢鸦丽，归栏牧子欢。炊烟添暮霭，月上柳梢天。”

其十一，“春胜山深处，往游不欲离。草芳蜂蝶舞，泉涌藻荇移。磅礴青崖耸，啁啾翠树依。云游山寺外，亮丽是琉璃。”

其十二，“衡斋初静鸣蛩远，小路悄然万虑空。子夜半移花曳月，晚晴轻拂竹摇风。知泉石隙因声咽，任径花阴令草蓬。琴酒不携心自乐，陶然忘却一天匆。”

其十三，“轩窗恍尔吟声起，教读声声几梦之。赴召连城今作牧，爱民勤政报吾师。”

其十四，“夕天金亮罢无涯，溪路空是我家。疏雨经空驱暑热，断虹薄暮识晴霞。斜光沐浴浮暝色，秋气充盈巢暮鸦。欲问家园何处是，川滇夹磧见金沙。”

其十五，“燕飞杨柳绿，两别泪双垂。共念交游厚，同怀诀别悲。孤帆汶益远，只影手犹挥。从此遥天隔，何年进退随。”

其十六，“辞家跋涉入皇都，举子欣欣试壮图。今夜几人眠不得，蟾宫谁主闷葫芦。”



烈士血凝万代心

——荀悦彬殉难追记

俞 濯 之

编者按：荀悦彬烈士的革命业绩，本选辑曾于1990年出版的第三辑（76——86页）上刊载有文英、荀坚白二同志撰写的文章，本辑刊载的则是烈士生前在重庆21兵工厂共事的俞濯之同志（中国兵工学会秘书长）撰写的。由于内容有新意，乃予转载以飨读者。

从《摘传》中得知许多兵大校友关心荀悦彬同学就义的情况。我曾与他在21兵工厂共事几年，他被捕时我也知道，又曾协助将他的妹妹等亲属转移到安全地区，但对他被捕的原由多有传说，没有确切的根据不能妄加传播。456厂（原21兵工厂）撰写厂史时曾对此案作了认真的了解，现将其中有关部份摘抄如下，并作了些补充。

荀悦彬系机校第五期技术学生队毕业，云南绥江人，1919年生，曾在成都济川中学、重庆高工机械科读书，抗战期间曾约初中的同学北上延安，中途被国民党军警挡回，到云南玉山中学任教，曾组织学生办墙报和学习会，后又到国民党陆军机械化军官学校当战车工程学员，写了不少进步诗歌。1945年进21兵工厂，任步枪厂技术员，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15日被捕，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重庆。

被捕经过：荀悦彬把他看过的《挺进报》（当时重庆地下党秘密刊物）交给一位进步人士，由于疏忽那位进步人士把该报

放在办公室，被特务发现，密报21厂特务组织稽查组，苟悦彬得知后：他本有充分时间可以脱离险境，但是他为了保护组织，保护群众，他没有回避，而是请示上级同意后，要那位接《挺进报》的人承认该报是苟悦彬的，同时苟悦彬又机智的写了一纸条交给厂内党员称“看样子我要进‘马列学院’去读几天书，请你们务必不要听信特务的欺诈，敌人绝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一句口供。”他被捕后，曾几次托出狱的难友带信，要亲友家人不要援救他，以免逼写《悔过书》。叮嘱外面的同志勇敢战斗，嘱其弟妹努力上进，并教育他的孩子继承父志。

重庆解放前夕，1949年11月27日，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内200多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遭杀害。

他们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兵大校友苟悦彬就是其中的一位，值得校友们骄傲！

附：狱中给党组织的信。

我生活得很好，请转家人放心。入狱后受了七次刑，没有回出什么就算了。请转嘱弟妹们，多多努力，无止境的进步，不要因我而消极灰心。并好好教育六如（悦彬之子），要他继承爸爸意志，



温钦荣同志

对绥江水利建设的贡献

华 秋

温钦荣同志是昭通市人，1920年生于昭通南街城市贫民家中。7——19岁他在故乡渡过了小学至高中的学生生活，他体谅家庭贫困，供自己上学实在不易，因而发奋读书，刻苦钻研，成绩优良。高中毕业后，家庭无力供他继续深造，只得居家赋闲。1940年，国家资源委员会勘测人员训练班招生，他得知训练班系全部公费，且结业后国家安排工作，乃前去投考，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到重庆训练班学习。由于他的基础知识扎实，理解力较强，经过专业理论和技术的培训，结合野外实地勘测的实践，他很快成为一名能掌握勘测技术的技术人员。毕业后，被分配在资源委员会工作，担任野外测绘和室内制图。他在图纸上写的仿宋字十分恭正，绘制的图表清晰美观，获得同行好评。这项工作一直干到解放前夕。1949年，革命浪潮席卷西南，资源委员会解体，他依然回到故乡昭通。

昭通解放后，各项建设事业需要大量人才，尤其是技术人员。因此，他被街组推荐，行署吸收参加了革命队伍，并以其专业分配到行署水利工程队，继续搞野外勘测设计工作。在此期间，参加了硃池山、猫鼻子及箐门等主要水库的勘测设计和施工管理，为昭通的水利建设作出了贡献。

1953年冬，绥江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但当时，水工技

术人才奇缺，测量必需的经纬仪一部也没有，工作起来十分困难，而且容易出错。因此，我向县委、政府反映，请求地区在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上支援解决。县委、政府如实报地区，行署农水科乃指派温钦荣同志来绥。其时未建公路，温同志身背二十余斤重的炮弹筒式经纬仪步行8天到绥。他的责任心，事业心，令人敬佩！不顾疲劳，到绥的第二天，即背上经纬仪，马不停蹄赶到工地工程处。仅几天时间，就将建设大汇关口岩、红岩口两个较长的隧道测量定线，并固定在施工中的检测点，以便随时检查，免出误差。他来绥江后，由于其技术高超，作风踏实，县委、政府向行署反复请求，才得以正式同意温钦荣同志调入绥江水利工程队。他在绥江工作的20多年中：1、参加了建设堰、跃进堰、峰顶山水库等多件重点水利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管理，在每件工程上除认真搞好技术管理外，为了尽快建好每项水利工程，他还做民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动员民工多快好省地完成了各件工程，民工们都尊敬他，亲近他，称道“温胡子”是个很好的技术干部。2、他除了把守重点工程的技术关外，其它哪个工地需要他去帮助检测，他都毅然前往，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如我在施测后坝堰后，民工将投入全面施工，我考虑到测量紧迫，是否会有差错，请他来进行复测，复测后果然确有小误差，得到及时更正。同样，农田堰、团岩堰、巴南堰等工程，无一件没有他的足迹和汗水。3、为了绥江的水利规划，他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参加水源普查工作，整理绥江的水资源资料，无不倾注了他的心血。4、他乐于助人，尤其在技术上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志们。他来之前，绥江水工队的人员绝大多数不能施测经纬仪，经他指教，培养成了一支技术队伍。我也学到了不少技术、技能和经验。比如，使用水准仪和经

纬仪的误差评定和仪器的校正是不懂的，经他传授指导，使大家都掌握了使用长短距的办法进行校正水准仪误差的技术。只要在施测前进行一次校正，就可避免正式测量中的误差。

从以上事实，我们不难看出温钦荣同志在绥江的20年，是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兴修水利的20年。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凶猛冲击，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其身，他的精神受到严酷刺激，身体遭到残忍折磨，致使于1978年9月不幸含冤而逝。当时在他的灵堂前悬了一副对他的实绩崇敬的挽联：“坚苦奋斗修水利，精心设计绘蓝图。”

我通过认真回忆与此文稿，一是缅怀他的为人做事，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二是希望在文史资料上刊载以慰他的英灵，使他在九泉之下得以瞑目。安息吧！温钦荣同志。



温 钦 荣 之 死

高 灿 荣

死是人生的自然终结。一个人的死，对于陌生人，无疑似大千世界飘落一片黄叶。我与温钦荣曾经同为“异类”，又目睹其遭遇，因此对于他的死便常有感慨，终不能忘怀！

温钦荣死于被落实政策之后，他死在——人独居的宿舍里，死于何种疾病？无人知晓

盖棺论定：温钦荣为绥江的水利事业作出了贡献，是绥江早年水利战线上有数的几个工程技术人员之一。绥江的山山水水、堰沟坝塘，撒遍了他的足迹。

温钦荣为人厚道，行事谨慎，工作踏实。凡与他接触过的干部、职工或农民，都一致认为他是个“老好人”。

温钦荣的死，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无直接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他就被推向前台，“罪名”是“中统特务”。唯一的依据是：温钦荣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矿产资源委员会”勘测处工作。

在一次“造反派”组织的颇具声势游行中，温钦荣被挂上一块写有“特务”字样的极重的木牌示众。游街后被紧紧捆绑在一个大石锁上，之后未松绑就关在农林科会议室整整一昼夜。由于捆得太紧太久，送到后坝农场监督劳动时，他双手残废，神经也不正常，开初派人给他喂饭，后来将饭碗——一个瓷盆——放在食堂门边的石磨上，由他自己把半个脑袋埋入

盆中吸食。劳动中不断地说疯话，有时死死地盯着双手哭泣：“我的丁啊！我还要绘图。”

温钦荣的精神病越来越重，“造反派”说是装疯，继续与人民为敌，又被关进后坝林业站的保管室。每至深夜必然啼哭号叫，声音高亢而凄厉，仿佛受伤的野兽在旷野中哀号！我住在楼上，是木板楼，静夜中总被这令人颤栗的声音惊醒……

一天晚上，在“批判我的会上，温钦荣被拉来站在一旁，会中他突然高举双手，口中念念有词，于是被“造反派”拖到农场的坝子里，一阵拳打脚踢。

1969年春天，农林系统的“阶级敌人”集中到凤池坝劳动，住在一间大教室里。温钦荣已能用调羹吃饭，但使锄头仍十分困难。白天劳动，入夜他却不能睡，蹲在地铺上，将随身带来的东西全部摆开，微闭双眼，嘴里喃喃自语，时而又大声呼喊，常常呼唤他已故的老妻和分居两地的子女。

一天午夜，他的叫声吵醒了住在同楼的负责看管者的黄梁梦，黑暗中进来三人，用手电照着，以一根粗麻绳去捆他。他用呆滞的目光盯住来人，来人捆他时，他便竭力挣扎，但双手无济于事，就用牙齿紧紧咬住麻绳，来人用力一扯，门牙被扯落了几颗掉在楼板上，满口鲜血，号啕痛哭。他趴在楼板上四处摸索，寻找扯落的门牙。天明我醒来时，见他蹲在楼板上，静静地盯着摆在面前的三颗门牙，那目光是疲乏而绝望的！

又一日，温钦荣在荒地中手舞足蹈地疯狂跑跳，被农林系统革委委员×××拉回来，绑在凤池大队食堂旁边的枳子树上，然后用穿着反毛皮鞋的脚向温钦荣身体乱踢。此时温已瘫软无力，头搭拉着紧紧靠住树下，浑身痉挛，痛哭哀号。

粉碎“四人帮”后，温钦荣的精神病经医治基本有所好转，

自觉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当人们沉浸在“拨乱反正”后的日子里时，他却在一个夜晚悄然离开了人世！